

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

司马迭兵

(一)



文华◎著

海南出版社

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

司马迭兵 (一)

文华 著

海南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 石头降幡

——西晋灭吴之战 (1)

第二章 八王之乱

——司马氏集团内部之战 (18)

第三章 南方烽火

——西晋对流民起义之战 (43)

第四章 北方刀剑

——匈奴刘汉开国和灭西晋之战 (56)

第五章 铁马纵横

——后赵开国之战 (80)

第六章 建康权争

——东晋内乱之战 (96)

第七章 幽燕功成

——燕开国之战 (117)

第八章 轻兵远袭

- 桓温灭蜀汉之战 (133)

第九章 逐鹿狼烟

- 东晋、后赵、燕、魏争夺中原之战 (143)

第十章 兵马向北

- 桓温伐秦、伐燕之战 (167)

第十一章 雄图天下

- 前秦统一北方之战 (181)

第十二章 血溅淝水

- 前秦南进征东晋之战 (197)

第十三章 跃马横刀

- 拓跋珪兴魏及扩张之战 (220)

第十四章 桓刘兵争

- 灭晋复晋之战 (239)

第十五章 风雪北征

- 东晋灭南燕之战 (259)

第十六章 胸中甲兵

- 刘裕平定内乱之战 (271)

第一章 石头降幡

——西晋灭吴之战

这是公元 279 年。

进入秋天的洛阳,已经有了缕缕凉意,可在皇家的宫廷里,依然是花木扶疏,香气袭人,再加上人工的建筑和山石,更显不出一丝秋的萧瑟。来来往往的宫女、吏人和官员,脚步轻轻,缄口不语,他们怕惊动了那边正在下围棋的皇帝司马炎。

司马炎,是司马懿的孙子。从他的父亲司马昭起就有了取代曹魏的野心,他杀死魏帝曹髦,立 14 岁的曹奂当傀儡皇帝,后又消灭蜀国,争取名士和士族的支持,镇压了一批反对司马氏的人,并公开称晋王,但还没有来得及正式登上皇帝宝座,就病死。司马炎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,逼着魏元帝曹奂拱手将皇帝的位置“禅让”给了他。因此,司马炎就成了晋朝的第一个皇帝,即晋武帝。

司马炎下棋很认真,目光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黑白二色的棋子上。整个棋盘,仿佛就是一个阔大无比的世界,是他掌握的天下。却好像又什么都不是,除了围棋一切都不存在。坐在下首的中书令张华,虽然也时时盯着棋子,把手里的子攥得紧紧的,不过是陪着皇帝玩玩而已。

张华伸手放下一粒棋子儿。司马炎看着、思考着,没有马上着子。他知道,就棋艺而言,他并不比面前的这位中书令高强,自己虽然屡屡获胜,其中的奥秘,谁都清楚,他的心里也明白。就在他想投子的时候,一个宫人上前,说:“陛下,杜将军有表到来。”

听说是杜预来表，司马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马上把伸出的手缩了回来，大声说：“念！”

宫人遵命打开杜预的来表，朗声念道：“羊祜与朝臣多不同，先不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，故益令多异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，今此举十有八九利，其一二止于无功耳。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，直是计不出己，功不在身，各耻其前言，故守之也。自顷朝廷，事无大小，异意蜂起，虽人心不同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，故轻相同异也。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，事效之后，诘实诸议者，皆叩头而谢，以塞异端也。自秋以来，讨贼之形颇露。若今中止，孙皓怖而生计，或徙都武昌，更完修江南诸城，远其居人，城不可攻，野无所掠，积大船于夏口，则明年大计或无所及。”

司马炎轻轻放下手中的棋子。这是杜预在催他半月前的上表，要他的态度啊！那封表上说：“自闰月以来，贼但敕严，下无兵上。以理势推之，贼之穷计，力不两完，必先护上流，勤保夏口以东，以延视息，无缘多兵西上，空其国都。而陛下过听，便用委弃计，纵敌患生。此诚国之远图，使举而有败，勿举可也。事为之制，务从完牢。若或有成，则开太平之基；不成，不过费损日月之间，何惜而不一试之！若当须后年’，天时人事不得如常，臣恐其更难也。陛下宿议，分命臣等随界分进，其所禁持，东西同符，万安之举，未有顷败之虑。臣心实了，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。唯陛下察之。”

我何尝不想早一点灭吴国呢？司马炎在心里说。我的祖父和父亲从事实上控制了曹魏政权，又灭掉了蜀国，打下了基础。我取代曹魏当了皇帝后，不就时时做着准备吗？不要光看我召进宫那么多美女，就以为我只沉醉在温柔乡里，其实，我的心里日夜都想着消灭吴国，统一天下啊！

事实的确如此。司马炎称帝后，就想到了除灭孙吴，并为此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进行准备。他勤于政事、整顿吏治、约法省

刑、宽刑囹罪。一方面释放过去反对司马氏的旧族大家，以取得他们的支持，另一方面要求郡国守相巡行属县，安抚民众，停止徭役，以得民心。在经济上注重农业，富国强兵。军事上则加强江北边防军力的部署，特别是在蜀地大造战船，训练水兵。也就是那时，他和尚书左仆射羊祜密商灭吴的计划，加强荆州、青州、徐州一带的兵力，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守襄阳；以征东大将军卫瑾都督青州诸军事，镇守临淄；以镇东大将军司马仙都督徐州诸军事，镇守下邳。那是 10 年前的 269 年。

可是，第二年，即 270 年，鲜卑的秃发树机能叛乱，司马炎派雍州刺史胡烈前往讨伐，却失败了，不得不另遣兵马前往。因此，司马炎不敢南北两处同时用兵，可树机能的叛乱一直持续着，直到最近马隆前去，才算平定了。即使如此，司马炎也没有一天放弃过灭吴的准备……

此时，司马炎还想到了王睿的上书。王睿是益州刺史，差不多 10 年前，司马炎就接受羊祜的建议，命王睿在蜀中修造战船，训练水军。不久前他上书说：“孙皓荒淫凶逆，应该早日征伐东吴。如果孙皓身死，更立贤主，东吴就将成为强敌了。我造战船七年，有的船已经逐渐腐朽败坏。同时，我年已七十，死期已近。这三者有一样不顺，东吴就很难图取。诚愿陛下不要失掉良机。”这些话，是非常符合司马炎的心思的。此时司马炎心想，看来该是伐吴的时候了……

张华的手里久久地捏着一枚棋子。自从听了杜预的上表，他的两眼就没有离开过司马炎的脸。他在察言观色，想从那上面读出皇帝心中是怎么考虑的，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。

作为深受信任的中书令，张华熟知面前这个皇帝是急于灭吴的。他还记得，羊祜病重入朝陈述伐吴的计策，因为有病不能常人，张华便受命前去向羊祜询问灭吴之策。羊祜说：“今主上有禅代之

美，而功德未著。吴人虐政已甚，可不战而克。混一六合，以兴文教，则主齐尧舜，臣同稷契，为百代之盛轨。如舍之，若孙皓不幸而没，吴人更立令主，虽百万之众，长江未可而越也，将为后患乎！”

对这样的允析，张华是完全赞同的，不由得频频点头。

羊祜看着张华，又说：“成全我这个志向的，是你啊！”

张华将羊祜的话告诉司马炎，司马炎想让羊祜带病指挥讨吴之战，羊祜说：“取吴不须臣自行，但既平之后，当劳圣虑耳。功名之际，臣所不敢居。若事了，当有所付授，愿审择其人。”可惜的是，羊祜没等到这场战争开始就死了，临死时举荐杜预代替他。为此，司马炎冒着大寒哭送羊祜，并重用了杜预。如今，杜预上表请求伐吴，可见没辜负羊祜的举荐。

想到这些，张华放下手中棋子，推开面前棋盘，向司马炎拱手说：“陛下圣明神武，朝野清宴，国富民强，号令如一。吴主荒淫肆虐，诛杀贤能，当今讨之，可不劳而定。”

“言之有理，”司马炎说：“传我的话，伐灭孙吴，一统天下！”

早在 276 年，羊祜就有一篇关于讨伐吴国的奏章：

先帝顺天应时，西平巴蜀，南和吴会，海内得以休息，兆庶有乐安之心。而吴背信，使边事更兴。夫期运虽天所授，而功业必由人而成，不一大举扫灭，则众役无时得安。亦所以隆先帝之勋，成无为之化也。故尧有丹水之战，舜有三苗之征，成以宁静宇宙，戢兵和众者也。蜀平之时，天下皆谓吴当并亡，自此来十三年，是谓一周，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。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，无礼先强，此乃谓候之时耳。当今一统，不得与古同谕。夫适道之论，皆未应权，是故谋之虽多，而决之欲独。凡以险阻得存者，谓所敌者同，力足自固。苟其轻重不齐，强弱异势，则智士不能谋，而险阻不可保也。蜀之为

国，非不险也，高山寻云雾，深谷肆无景，束马悬车，然后得济，皆言一夫荷戟，千人莫当。及进兵之日，曾无藩篱之限，斩将搴旗，伏尸数万，乘胜席卷，径至成都，汉中诸城，皆鸟妻而不敢出。非皆无战心，诚力不足相抗。至刘禅降服，诸营堡者索然俱散。今江淮之难，不过剑阁，山川之险，不过岷汉；孙皓之暴，侈于刘禅；吴人之困，甚于巴蜀。而大晋兵众，多于前世；资储器械，盛于往时。今不于此平吴，而更阻兵相守，征夫苦役，日寻干戈，经历盛衰，不可长久，宜当时定，以一四海。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，荆楚之众进临江陵、平南、豫州，直指夏口，徐、扬、青、兖并向秣陵，鼓旆以疑之，多方以误之，以一隅之吴，当天下之众，势分形散，所备皆急。巴汉奇兵，出其空虚，一处倾坏，则上下震荡。吴缘江为国，无有内外，东西数千里，以藩篱自持，所敌者大。无有宁息。孙皓恣情任意，与下多忌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，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。将疑于朝，士困于野，无有保世之计，一定之心。平常之日，犹怀去就，兵临之际，必有应者，终不能齐力致死，已可知也。其俗急速，不能持久，弓弩戟值，不如中国，唯有水战是其所便。一入其境，则长江非复所固，还保城池。则去长入短。而官军悬进，人有致节之志，吴人战于其内，有凭诚之心，如此，军不踰时，克可必也。

羊祜的奏章，完整、系统地阐述了晋伐吴的方略，从伐吴势在必行的原因、作战的方针，到必然胜利的理由，全部讲到了。当时，司马炎就非常赞赏，在心里早已采纳了，只是时机未到，不能付诸实施。如今，他决定出兵讨伐吴国了，便又想起了羊祜的奏章，并以此为依据，部署了进军的阵势，分遣多路大军分别出兵前往伐吴。

镇东大将军，琅琊王司马仙出涂中。

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。

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。

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。

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。

龙骧将军王睿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沿长江东下。

由谁来统一指挥这六路大军呢？司马炎颇费了一番脑筋。因为朝中的官员，对于伐吴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，因而也就分为主战派和反战派。经过思考，司马炎还是确定太尉贾充为大都督，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，统一指挥各路大军。

贾充是个反战派，不主张伐吴。这一点司马炎是知道的，但还是命他为大都督，这就是任人唯亲的做法了。

贾充在曹魏时就当了大将军司马、右长史。不过，他表面上是曹魏的大官，实际上是司马氏的心腹党徒，参与了取代魏的所有密谋。他先是指使部将成济杀了魏帝曹芳，随后又杀了魏帝曹髦，组织人起草新的律令，最后逼曹奂“禅让”。司马昭病重时，贾充就在他的面前称赞司马炎“宽仁，且又居长，有人君之德，宜奉社稷”，所以司马昭弥留之际对司马炎交待后事时说：“知你者贾公间也”。司马炎心里当然明白，独揽朝政后就任命贾充为晋国卫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给事中，并封为临颖侯。当皇帝后又升其为车骑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尚书仆射，封为鲁郡公。同时，司马昭在世时，贾充即将前妻李氏生的女儿贾荃嫁给了司马昭的儿子司马攸，司马炎当了皇帝，他又将后妻生的女儿贾南风嫁给司马炎将即位的儿子司马衷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成为皇帝的儿女亲家。恩人加亲家，使司马炎作出这样的决定：让一个不同意打这场战争的人作这场战争的总指挥。

可是，贾充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。他和荀勖、冯统还是不同意伐吴。仆射山涛说平定东吴并非是一件好事，“外宁必有内忧，今释吴为外惧，岂非算乎”，贾充就非常赞同，当司马炎发火生气时，他才认错谢罪。但是，他不愿去统帅打仗，上表推辞说：“西边有昆夷之患，北面有幽并之戍，天下劳忧，年成又不好，五谷不丰登，这时

兴兵讨征，我怕不是时候，况且我又年老体衰，不能充当元帅之任。”

司马炎很不满意，可一想到贾充是帮助父亲完成伐魏建晋的开国元勋，又是自己的亲戚，只得生气地说：“你如果不去，我就自己去。”

这一手，使贾充受不了，不得不接受了大都督的任命。与此同时，司马炎又命张华为度支尚书，负责运送粮草和后勤供应。

经过一番调遣和部署，晋伐吴的军队就出发了。

晋军行动的消息，很快传到了建业。东吴皇帝孙皓听到后，不由得惊恐起来。

孙皓是孙权的孙子，在东吴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中当上了皇帝。

孙权病死后，他 10 岁的儿子孙亮即位，由大将军诸葛恪和侍中孙峻辅政。诸葛恪是陆逊死后东吴的主要将领，他掌握朝政后，撤掉了监视文武官吏的校事官，免去百姓积欠政府的债务，除去关税的杂税，在东吴人中的印象不错。但他目空一切，雄心勃勃，不切实际地想一举灭掉曹魏，并不顾别人反对，动员 20 多万兵力进攻曹魏，结果大败而回，伤了吴的元气，激起军民的怨恨。孙峻与孙亮合谋将其杀死，独揽了朝政。

孙峻死后，由他的堂弟孙林掌政。孙林仍独揽大权，引起已经亲政的孙亮不满，密谋将其杀掉。由于计谋泄露，自己反被废掉，立孙权的另一个儿子孙休做皇帝。不愿受摆布的孙休把孙林杀了。孙休死后，孙皓才即位当了皇帝。

孙皓刚当皇帝时，还是想崇尚节俭的。他发优抚诏，体恤士民，打开官府的仓库，接济贫乏的穷者。打发一些宫女出宫，配给无妻的人。把皇苑中养的禽兽，全部放了出去。第二年，他与曹魏断了

关系,将国都迁到武昌,以巩固上流。可没过一年,他就开始了无度的奢侈,要扬州的人民逆着长江流水往武昌送东西,以供享用,人民群众不满起来。

左丞相陆凯看不过去了,上书谏止说:“现在四边无事,当务之急是养民丰财。再这样穷奢极欲,没有灾害人民也会穷尽,不干大一事国家的财富也会用空。……武昌这个地方,是危险的,不是王者立都之地。有童谣说:宁饮建业水,不食武昌鱼;宁还建业死,不止武昌居。”孙皓当然听不进。回到建业后,更是追求生活享受,大造昭明宫,郡守以下官吏要到山里监督老百姓砍伐木材。大开苑圃,修建土山楼观,工役的费用,以亿万钱计。他还征发江边的戍卒为他驱捕麋鹿,以供享乐。他的爱妾使人到市场上去抢老百姓的东西,中麋将陈声要依法制裁,孙皓便加以别的罪名,用烧红的铁锯锯掉陈声的脑袋。

更主要的是,他多疑猜忌杀掉了许多大臣。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后悔立他为帝。他就把这两人处死。侍中书韦昭,著有《国谙注》,是东吴著名的学者,参加国史编撰工作,孙皓要为他父亲孙和作本纪,韦昭认为孙和未当过皇帝,应放在列传里,孙皓便以不饮酒为罪名,将韦昭下狱致死。凡他不满意的人,他不但杀死,还用剥脸皮、凿眼睛等残酷手段加以杀害,因此上下离心,人人自危。

现在,晋军打来了,该怎样抵抗呢?孙皓想来想去,手下只有新任丞相张悌等少数人了,他不得不将迎战晋军的担子交给了这些人。

张悌确实是个有政治、军事才能又忠于东吴政权的人。他受命后,心里想的很多。

我能打败晋军,挽救东吴的灭亡吗?张悌想到这个问题,不由摇了摇头。对东吴的情况,他太熟悉了。政治上不得人心,经济上没有钱粮,怎么能抵得住强大的进攻呢?

这并不是张悌过于悲观,而是事实。由于孙皓的残暴和穷奢极欲,东吴全国没有一年的积蓄,老百姓家中没有一个月的粮食,人民早就不堪奴役和搜刮,纷纷起来反抗。施但在吴兴郡永安县暴动,进攻建业,发展到一万多人!士兵头目郭马等发动兵民暴动,杀死广州督虞授和南海太守刘略。这两次暴动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,可人民心中怨愤的怒火并没有熄灭。

更可怕的是,将领们也十分不满,有的甚至投降了晋朝。夏口督孙秀投降了,京下督孙楷也投降了,他们可都是皇帝的宗室啊!

张悌难以忘记的是,几年来,东吴对晋也采取过一些军事行动,全部都是以失败告终,即使像陆抗那样的人,也没有挽狂澜于既倒。

陆抗是一个多么有才能的将领啊!他多次上书劝谏孙皓对内改善政治,根据才能授予职务,抑制和废黜小人;对外加强防守,要从自己的实际力量出发,不能轻举妄动,消耗实力,并指出倚恃长江天堑是靠不住的。在军事上,陆抗注意加强荆州防务,从实际出发比较灵活地采取应敌政策。可对这些,孙皓就是听不进去,几次派兵攻晋。一次,孙皓乘晋大司马石苞在淮南被废之际,亲至东关督兵北进,又使大司马施绩攻江夏,右丞相万或攻襄阳,出兵数月,没有任何战果。陆抗总是上书劝阻,说:“现在不力农富国,审官任能,严明刑赏,安抚百姓,而穷兵黩武,动费万千,士卒劳瘁。这样敌人不但没有衰弱,我们却得了大病。按目前条件,想入主中原,不是良策。”

孙皓却固执地看不到这一点,只相信术士尚广“青盖入洛阳”的昏话,把陆抗用尽心机获取的一点胜利看作是得到上天的保佑。

那是272年,东吴的西陵督步阐据西陵叛吴投晋。当陆抗督军讨伐步阐时,晋荆州刺史杨肇去西陵接应步阐,羊祜领兵进攻江陵,徐胤督水军攻打建平,东西线相互配合。陆抗分析这一形势后,

没有马上夺取西陵，而是命令部队抢先修一道坚固的围城，内以包围步阊，外以抵御晋兵。士兵们日夜筑城，很苦很累。一些将领不理解，说：“现在应该乘三军士气正盛，急速攻打西陵，等晋兵到时，城一定可以攻下，何必筑围城，使士民疲惫呢？”陆抗解释说：“西陵城很坚固，粮谷又充足，且多防御工具，攻打它不能马上拿下来，晋兵一到，而我们毫无准备，势必表里受敌，怎能抵御得了呢？”果然，等围城完成，羊祜的军队已逼近江陵，杨肇的军队也快到西陵了。

江陵北部一带，有陆抗修筑的拦水大堰，是防敌进攻的。羊祜想利用大堰以船运粮。陆抗听说后，忙命部下破堰放水。羊祜无法，只好以车运粮，大费力气。同时，陆抗命令公安督孙道在东部防止羊祜过江，派水军督留虑在西部阻挡徐胤顺流东下，自己率大军在西陵依靠所筑长围抵御杨肇。

就在这时，陆抗部下有一个叫俞赞的投降了晋军。陆抗知道俞赞一定会提供吴军的一个薄弱处，晋军肯定会向这里进攻，便连夜将最精锐的部队换到这里。果然，杨肇进攻该处时，遭受重大伤亡。当杨肇逃走时，陆抗一面全军击鼓，做出全线追击的样子，一面派一支部队跟踪追击。不久，羊祜也退走，陆抗才攻下西陵，将步阊及同谋处死。

但是，孙皓并没有从步阊叛吴投晋中吸取教训，巩固内部，仍然一如既往，所以情况越来越糟。

毕竟，张悌是一个忠于东吴的人，眼看着东吴必将灭亡，还是要进行抵抗，并做好了死在沙场的思想准备。

踏着正月的寒气，晋朝的各路大军出发了。

琅琊王司马仙率领数万徐州诸军，从下邳进到涂中。随即，他就派出琅琊相刘弘等继续前进，直逼长江，意图是牵制吴军，使其不能互相救援。

扬州的 10 余万军队，在安东将军王浑的指挥下，从寿春出发，分别向横江、浔阳方向进击，很快就歼灭吴的护军李纯。占据高望城后，又攻打吴将俞恭，取得胜利，打死很多吴军兵士，获得不少军用品。同一天，参军陈慎攻打浔阳、濂乡及吴的牙门将孔忠，也取得了胜利，并俘虏吴军周兴等五个将领。

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吴在江西方面的厉武将军陈代、平虏将军朱明等，皆因惧怕晋军的攻打而投降。

这时，吴右丞相张悌及其指挥的丹阳太守沈莹、护军孙震、副军诸葛靓，率领 3 万吴军的精锐部队到达牛渚。他们是受孙皓的派遣渡江迎击晋军的。

沈莹对张悌建议说：“晋在蜀地训练水军已经很久了。吴在上流的军队，向来没有戒备，有名的将领都死了，皆是年少的人指挥部队，恐怕不能抵住晋军，这样，晋的水军必然来到这里。我们宜于积蓄人力物力，等他们到来时，与之对阵，若有幸打胜了，江西自然就没有问题。现在渡江去与晋的大军作战，万一不幸失败，就彻底完了。”

“吴国将要灭亡，不管聪明还是愚蠢的人都看得清，这已不是现在开始的啊！”张悌摇头又叹气地说：“我是害怕晋的蜀地水军到达这里，使我们的人心惊惧，就不可收拾了。如今我们渡过江去与晋军一决死战，要是败了，为社稷而死，也就没有什么遗恨的了。要是打胜了，晋军退去，士气大振，便可以乘胜西上，堵住晋军前进的道路，就不用担忧不胜了。如果像你说的，到时候众士兵散尽，坐等晋军前来，君臣全部投降，没有一个战死者，这不是一种耻辱吗？”

转眼到了 3 月，张悌、沈莹等挥军渡过了长江，进到杨荷。这时，晋军王浑的前锋、城阳都尉张乔率 7000 人也到达杨荷。张悌遂迅速指挥吴军把张乔紧紧包围起来，实施攻击。因晋军主力未到，众寡悬殊，张乔无法对战，便向吴军投降了。

张悌接受了张乔的投降，诸葛靓说：“进去把他们全部杀掉算了。”

张悌不同意，制止说：“强敌还在前面，不宜先这样对待弱小的，而且杀降者也是不祥。”

“他们是因主力未到，兵力少，难以敌挡，才以假投降来拖住我们，不是真的被降伏了。若舍弃他们往前走，必然成为后患呀！”

张悌还是没有采纳诸葛靓的意见，派人安抚一下张乔和他的军队，又继续前进了。

当吴军越过杨荷不远，到达板桥时，就与王浑的主力军司马孙畴及扬州刺史周浚的军队遭遇了。狭路相逢，双方摆开阵势，开始了一场激战。

吴军中首先出阵的是沈莹。他率领丹阳的 5000 名精锐兵卒，连续三次冲向晋军，不但没有冲动，反而损失了两个将领，不得不退了回来。在后退的过程中，部队混乱了。

看到吴军已败，晋军的薛胜、蒋班奉命出击。他们乘胜追杀，势头很猛。时间不长吴军就全部崩溃，兵士们四散奔逃，将领们想阻止也阻止不住。原先投降的张乔，又从后面杀过来。处在前后夹击中的吴军，遭到惨重的失败。

诸葛靓的身边还有百余人，他想带着这些败兵逃走，便派人前去迎接张悌，张悌却不肯走。诸葛靓亲自过去拉住他，说：“存还是亡，皆为天命，不是你一个人所能支撑的，为什么自己去找死呢？”

张悌的泪水流了出来，叹息着说：“仲思，今天是我的死日啊！我很小的时候，便为你家丞相所识，并提拔重用，常常担心不能尽忠而死，辜负了名贤的知遇和照顾。如今能以身殉社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”

诸葛靓再三劝说，再三拉张悌走，张悌就是不动，诸葛靓才流泪而去。走出百余步，回过头再看，晋军已经围过去，把张悌杀了，

沈莹、孙震也都被斩。

吴军失败了，王浑率领的晋军进到大江边停下来，等待着王睿大军的到来。扬州别驾何惔向扬州刺史周浚建议说：“张悌指挥的全吴精兵在这里败灭了，东吴朝野莫不震慑，现在王将军已破武昌，乘胜东下，所到皆克，吴土崩瓦解之势已经定了，宜速速挥军过江，直指建业。可以不战而擒拿到吴王。”

周浚很赞成这个意见，就与何惔一起去见王浑。何惔说：“您很熟悉这个奥秘，但要谨慎，以免出错。”

听完何惔的陈述，王浑说：“我接受皇上的诏命，就是屯在江北，以抗吴军，使他们不能轻进。王睿虽然勇武，难道能独立平定江东吗？如今过江违反了皇上命令，胜了也没什么好，若是不胜，是很重的罪呀！而且诏令王睿要受我的节度，所有的舟楫，要全部到来啊！”

王浑到底没有听进何惔的话，把兵马屯于长江北岸。

在武昌方面，王戎领兵离开项城，翻越大别山南进，攻打吴武昌和江夏两郡的江北诸地。他派参军罗尚、刘乔等为前锋，所到之处，吴将杨雍、孙述，以及江夏太守刘明，都率部投降了晋军。到长江边时，吴牙门将孟泰及蕲春、邾县也均降伏。这样，王戎就和武昌的吴军隔江对峙了。

杜预都督荆州兵攻打江陵，一时未能得手。

王浑、王戎屯兵于长江北岸，杜预未攻下江陵，这些军情很快报给了贾充。这位统一指挥晋军的大都督，本来就反对这次征讨，对胜利也没有信心，此时更害怕了。尽管自己不赞成，可要是失败了，不同样得承担责任吗？必须尽早表明态度，免得最后跟着吃亏。于是，他便给皇帝上表，提出要退军。表中说：“吴未必能够很快平定。到了夏天，江淮一带雨多地湿，疾疫一定会起来，宜于现在就召集诸军撤回，以后再作图谋。”